正誼堂全書

口仁13
743
70

開仁3
號 743
卷 70

胡敬齋先生居業錄卷之五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訂　受業諸子仝校

古今第五

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蓋尊卑上下貴賤等級
以至儀章度數皆有一定不易之理不過假聖人之手
而制作之便成箇禮天下後世遵而行之其實未制作
之時此禮之體已具也

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
樂興焉此禮樂之本意也聖人制作只是因其自然之
理曷嘗有一毫私意安排禮樂既成則所以節民之欲

明治十七年 一月廿日 購求

感人之心成人之德乃自然之功用故程子曰若達便是堯舜氣象

聖人無一事不從道理出來如禮樂刑政皆道也後世道不明禮樂刑政與道判爲二物故禮樂廢而刑政倚於一偏也

凡事有則循其則卽理也裁而制之則爲法度法度立則弊可革然行之則在得人久或弊生又可變而通之以適於宜

爲治之法當因事勢而裁以天理

近觀三禮皆是從天理上裁制出來蓋聖人之心理一而用殊天下之事萬殊而一本故許多制度節文皆是聖人胷中流出天下後世取以爲法學者須當由是以窮理

苟非其人道不虛行縱有良法美意非其人而行之反成弊政雖非良法得賢才行之亦救得一半人法皆善治道成矣

處天下事須得其總要如君擇相相擇諸司之長長擇其僚自然得人得人則天下事自理此實理之自然非强安排如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以至生千生萬蓋道理是如此聖人只倚他這道理做非聖人

所造爲也

封建乃古聖人擇賢以分治公天下之心也使生民各有主主各愛其民上下維持以圖久安至善之法天子又有慶讓錫命征討之法以統御之及天子無道然後乃敢縱恣吞併然亦不敢不自愛其民也若不愛其民則衆不爲用故中才之主亦知愛其民以固邦本惟昏愚之甚然後肆其虐又必有仁賢智勇起而救之湯武是也其曰兼弱攻昧取亂侮亡則虐民者必更之立賢主以養其民周衰聖王不作無有能伐暴救民者及吞併已盡秦以天下爲己私乃立郡縣以爲治此亦勢使然也蓋以秦之昏暴故不能行先王之政雖行封建未必得人以主其國養其民民必不服國必生亂借使能服亦以土地人民自私因秦之暴而叛焉故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德必如禹湯文武方能行之又必得仁厚有德爲諸侯方能君國子民以承天子休命論者以爲封建不可復誣矣但郡縣得人亦可爲治固不必封建也今人多言古道不可行於今此乃見道不明徇俗苟且之論古今之道一也豈有可行於古不可行於今但古今風氣渙漓不同人事煩簡有異其制度文爲不無隨時斟酌而損益之若道之極乎天地具於人心者豈有異

哉不能因時損益以通其變者正爲道不明也孔子所謂百世可知者豈欺後世哉故明道十事皆言非有古今之異者也

明道所論十事條理詳備先王之法盡於此矣當時若能用之從容三代之法有公天下之心方做得公天下之事封建諸侯與之分治是也秦始皇以私心得天下以天下爲己之私物豈做得封建事又慮封建之後諸侯各專其土地人民難以制馭與李斯尋得一箇建郡縣底法度來行如以身使臂以臂使指無不聽順免尾大不掉之患以爲可以傳之無窮故肆其惡無所忌憚不二世而亡殊不知封建之法行各國諸侯把持得緊各愛其人民土地猝難變動因可夾輔王室此法不行故陳涉一起蕩然無制此固是秦無德不行封建使行他亦不能得好人去做諸侯諸侯背叛他亦做不得天下主故封建之壞亦是世變至此不得不壞郡縣之設亦是事勢至此不得不設但建國則根本固難變動然統治之法又不如郡縣易行苟得其人二法皆可也

封建諸侯先儒以爲當復者又有以爲不可復者以爲可復者使民各有主以賴其愛養區域周密無天下土崩

之患以爲不可復者恐世襲封爵或多驕淫害民或據有土地人民天子難制易爲亂叛故無一定之論愚嘗思之惟孟子有言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程子曰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則此法非聖王不能行之審矣然井田之法所制民產以養民雖中才之主皆當勉力行之故孟程張朱皆急於井田緩於封建或曰設行封建當依孟子言百里當依周禮言五百三百曰但當百里曰郡縣可行井田乎曰可曰王莽何以不能行曰王莽以小人竊君子之器覆亡不暇能行王政乎

後世以智力取天下其治天下乃把持制馭之術未嘗有愛養斯民之誠心如何行得封建其所封子弟功臣皆是箇享富貴之人其害民叛上必矣故後世封建非理不可行乃勢不可行秦始皇李斯言立諸侯是更樹兵張子房說漢高德業事功俱不及周武王如何封得六國後是李斯子房見得事勢透

凡正官須要才德兼全方可爲佐貳官可截長補短用凡佐貳官必須命於朝僚屬則令長官自擇六部則一正三副命於朝監司則一正二副郡則一正一副命於朝邑則惟正官命於朝其餘僚屬大者薦聞小者自辟如

此則君相事亦簡亦不患不得人蓋君子小人各從其類長貳君子必不肯用小人爲僚屬

官不得人雖多何益非但虛費祿食必生事擾民

朱子曰上之人曾不思量時文一件舉子自是著急何用更要教設學校卻好教他理會本分事業

朱子曰今教官只教人做科舉時文若科舉時文他心心念念要爭功名若不教他你道他自做不做何待設官置吏費廩祿教他做也須是當職底人怕人不識義理須是要教人識些如今全無此意

天下古今只著一箇利字害了天理秀才讀著書便要求中科釋子誦著經便要求一箇福禪子坐著禪便要求自己一箇快樂那里尚有天理

或問天下之事大正則難如學校閒可小正朱子曰大處不正小處越難正

明道教養選舉法簡易明白復古得賢如反掌伊川學制則因時制而裁酌之未免於課卷文字朱子貢舉議則欲救一時之弊然終是費力蓋半夾界事最難做須得君相有力量一依先王之法斟酌而行之自然不費力

明道先生曰古者政教始於鄉里故欲復族黨比閭之法朱子曰古人比閭之法眞箇能行禮以帥之民都是教

了底如一大圳水分數小圳去無不流通後世有聖賢作必須法古從底做起始得

古者鄉舉里選法非但可以爲朝廷得人又可盡教養激勵漸磨之道閭族鄉黨既勵於德行道藝則風俗安有不厚敎化安有不興人才何患無成朝廷必得人爲治也

得賢之道須如周禮賓興明道選舉方無所遺其次莫如掖訪薦舉如舜舉於歷山伊尹舉於莘野傅說舉於巖下太公舉於渭濱孔明舉於南陽皆因求訪薦舉而得蓋不世出之才道高名重苟訪求之無不可得但恐才德未著者須用賓興選舉法方可無遺非但無遺又有作興獎勵之實使賢才日盛今之科舉非徒不能得賢反廢人進修之實或謂程明道朱文公皆出於科第豈可不爲得人曰使科舉果可得賢則程朱爲狀元矣苟不能行成周鄉舉里選法只行薦舉法亦可得人今之科舉全無用處薦舉雖不及鄉舉里選猶可激勵人自夫進善但不如周官敎養振作之詳備若只以文詞取士使人日趨於纖巧薄劣是蔽絕其爲善之心使之流於不善也

古人以德行道藝敎人即以此取士又從鄉里敎起故取

士用鄉舉里選之法漢猶近古用孝廉科賢良方正科
舉士是尚德行用茂才科經義科舉士是兼才學此儘
好但不若周禮賓興之盡善後世純用文詞取士空言
無實進士是隋煬帝做起殿試是則天武后做起
朱子言宋之銓法爲挨排法科舉爲信衆法言非推用賢
才之道
朝廷不以德行取士天下學校根本先壞了非惟不能成
人才又壞人才吾在紹興與朱縉說今之秀才有六七
分天資及入學校年久又壞了一半只有二三分天資
縉以爲然

朝廷以文章取士故士子亦心心念念日夜去擬題目作
文章故學官皆開了設若朝廷以德行才能取士則人
必皆奮勵以進其才修其德又何患人才不興風俗不
美故乾剛一振萬類皆從人存政舉又何難哉
以文詞取士不過空言無實豈能得人不若推訪論薦乃
能盡衆人公道其得人必勝如詞科必欲教養推選人
才使無遺逸須如周禮司徒明道學校劄子
今學校之政全無可觀教養之法已廢間有些好人出來
皆是天姿自美若不入德行一科學校全整理不得
五倫萬古不易之道經界萬古不易之利人才萬古爲治

之本法度則可因時損益

昔見策問有曰學所以明人倫顏路在廡不應顏淵在堂曾子子思在堂不應曾晳伯魚在下答者只曰以傳道爲重此亦不是道豈有重於父子者子在上父在下安乎禮可以義起宜別立一堂於聖殿之後以祀顏路曾晳伯魚乃爲正也

祭祀所以崇德報功合升程朱於四配之下以成七配若禮殿狹難設位則十哲乃世俗論可列在廡只用顏子配享曾子至朱子六人升配於堂庶幾允當夫程朱之德無媿顏孟功亦不在顏孟之下

葬可以無槨無螻蟻之地則可江南多蟻必須槨依家禮用灰隔尤妙貧甚不能具者用石灰炭末三四石用小石子或石屑和拌以周棺可也不然必爲螻蟻所食

聲是天地自然之聲律度量衡皆起於此而數在其中黃鍾之律容秬黍一千二百是聖人先以聲定律之管後以秬黍積之知其然然後可因是而造度量衡非是以秬黍制律況地有肥瘠年有豐凶黍因有大小安可執以爲定惟程子謂止有秬黍彼時適當此數故以定律管非律由秬黍制也

今天下第一無用是老釋第二無用是俗儒所作詩對與

時文如農工商賈皆有用處皆有益於世如農之耕天下賴其養工之技天下賴其器用商雖末亦要他通貨財如老釋與俗儒在天下非但無用又害了人心昔見一俗儒作詩賀人壽過數日其人將去糊窗壁此儒喫惱吾曰也只好糊窗子更好作何用詩以理性情文以載道義又何咎焉乃不去身心性情上理會所以無用也

人著書才有一毫爲名便是悖逆天理古人著書皆不得已如耒耜陶冶生民所賴菽粟布帛生民所急若無益於世著之何用況詭誕浮華害於世者乎

某在佑聖觀見牆壁間題曰逆則處處生顛倒順則頭頭合自然居仁加一兩字曰逆理則處處生顛倒順理則頭頭合自然

作詩文要巧便離道只要道理條暢敘事詳明觀四書六經可見

明道學校養士然創子就本原上做故末自正朱子私議從時弊上救便難

天下人才風教繫於朝廷當今以科舉文辭取士多少英豪俊邁壓從那邊去此風浸久益盛隋煬帝開此端王教不行多由於此

天下之田地足以供天下之衣食天下之山澤只以供天下之材用但力要勤用要節取要時而已

井田什一漢雖三十稅一然豪强兼併貧人盡力耕種富者分去一半是十分而稅五漢文帝盡赦田稅貧民未嘗受惠荀悅之論是也王莽欲行井田然篡逆之賊君子不爲用小人在位吏緣爲姦騷亂天下蘇氏葉氏馬氏皆以爲眞不可行誤矣唐太宗口分授田遂致貞觀之治若聖王得人任職舉井田而行畫成區數隨高低長短闊狹每區以百畝爲率每畝以百步爲率分上中下三等上等八口九口中者七口六口下者五口未至五口或過乎九口別行區處或曰田之數不可益人之生無窮只恐將來人多田少養不給如何曰天地間氣只生得天地間許多人既生之必能養之將海內之田區畫已定籍記天下人口之數而加減之只要均平不拘多少多則每區十人亦可少則每區四五人亦可當以田爲母而區畫已有定數以人爲子而增減以受之天下之衣食盡出於農工商不過相資而已故程子舉先王之法合當八九分人爲農一二分人爲工商今以數計之工商居半又有待哺之兵及僧道尼巫師祝富盛之家皆不耕而食機織本女子之事今機匠以男爲之

耕者少食者多天下如何不饑固宜自百官士人之外止將一分人作工商以通器用貨財有無其餘盡驅之於農既盡生財之道又免坐食之費四海必將殷富矣古者民有九年之食則水旱凶災無患是謂太平今無一年之食多只喫得半年又去生貨這半年食始能接新穀若有水旱便難存活

井田之法不行田地多被富豪有智謀者用銀穀買而兼併之愚民常少衣食

要天下富足須要使人人有田耕今天下不耕而食多於耕者如何人不貧窮

天下之民所以貧困者雖因田地不建然亦非一端或因賦斂重或力役繁或用度奢侈或游手者多或水旱蟲蝗或坐食者眾今工商多而農少亦貧困之一端也

若要人民殷富國賦不乏須分田置井務農重穀輕省徭役使民得以盡力耕耨去冗食之官與坐食之兵在上者躬行節儉限貴賤之等變奢靡之俗然後儲積可廣雖遇凶年民無饑困矣

凡饑荒之時在上者便當惻怛憂閔以救民為急發倉廩以濟之方可固結民心不怨上思亂

歷觀為盜者多是游民懶惰者為之強者為強盜弱者為

竊盜故先王必禁游民使之有業效勤爲先也
天下只有公私義利兩端周官泉府買貨之滯於民者及
民之急於用則出而賣之皆所以便民其心公其事義
後世有市易和買皆私利於己古有平糴穀賤則糴之
以厚農穀貴則以原價糶之以救民皆公而義後世則
至於和糴強配皆私而利
君道在養民井田不可不復古教民之道在學故學校當
復古兵民既分食者衆生者寡故寓兵之法必復古三
者復古其餘則隨時斟酌以適宜可也
古者民卽軍無事則耕有事則戰後世既無寓兵於農之
法遂有長征兵今又有世襲軍故有民戶軍戶
古者三時務農一時講武此聖王寓兵於農萬世之良法
今既不行此法亦當行屯田法以免坐食之費今百官
祿薄百姓窮困皆因養待食之兵屯田宜在近便處立
屯如戍兵就在近邊之地耕屯郡兵就在近郡之地耕
屯每一兵撥田一區其入可食六七口免其糧稅使自
食其穀又可以養父母妻子春夏秋則就在屯所少暇
小習戰法冬則入邊城大講武備其田皆官府措置如
此則非惟可以免坐食之患又免漕運則國自富民自
足矣

王介甫保甲法非不善但小人爲官虐害百姓訓練頻數有違農時騷然成擾民不堪苦者得人行之因農隙田狩以講武事有何不可

兵不可妄動必誅暴伐罪乃可出故三代以前出師皆有誓所以聲明所討之罪以一我三軍之心曉我三軍之意齊其號令嚴其紀律彼之君民既知已罪則氣自喪心自離故仁義之兵理不可敵後世多忿慾之兵無詞可執或有詞可執者亦因天理不明不能剖破姦雄敵之心事罪惡以昭告軍民遠近以壯我師之氣以服敵人之心是以若於戰鬬而不足以正天下

聖王之兵有征無戰又無許多說計者非是迂闊是他師出以正仁義素孚於人心行陣整肅號令嚴明兵士奮勇效死敵人望而畏服又吾之所以征之者非欲殺彼之民乃誅其害民者彼民豈肯願與我戰此一箇天地生物之心無物我彼此之間遠近華夷莫不感戴豈真若宋襄於泓之戰迂愚無道反辱身敗師乎孫子曰兵詭道也謂詭則不可用奇則有之或倉卒用師或敵人強盛有不得不用奇也終是用奇必有殺傷之患非聖人心也但恩信不及所以制服其勢者不得不如此所以殺其人不若制其勢制其勢不若服其心

古之聖王心同天地其生物之心敵國皆知之雖或誅暴
救亂不得已而興師彼之人民皆心服誰肯與我爲敵
此是箇大兵法人不識只有孟子識得透
黃石公素書始終只是一箇私或曰素書先說道德仁義
禮如何謂之私曰道德仁義禮非私石公以私見窺之
私意用之故私然所窺所用非眞道德仁義禮也
兵者聖人不得已而用之爲誅暴禁亂弔民伐罪而設主
之須是仁義之人智勇可用於暫時亦利害相半
兵以仁義爲本當先嚴紀律設謀制勝在後
兵雖主之以仁義亦須法律謀議具全方可用
兵雖曰威克厥愛然愛行乎其中不知此則必有敗亡之
禍無以全其生故仁義之兵愈嚴
兵法言須使兵士畏將過如畏敵此言雖是亦偏須更使
愛將如愛父兄也然此是說家計事須使敵人亦知畏
愛方好問羊陸何如曰羊祜是私意故程子以爲敵國
相傾之謀問聖賢如何曰聖賢兵以義動自不用許多
機阱所謀者欲其歸於義也非私也
若朝廷君相不得其人雖有善戰之才不可爲之戰也雖
使戰勝終必敗亡
以寡擊衆者只是這邊謀議定那邊謀議不定這邊人心

奮勇那邊人心懈情這邊隊伍整那邊隊伍亂再無別
法

天下事不善處置則小變成大鄧茂七葉宗流黃蕭羊若
當初處置得宜一縣尉足以制之及發也苟得其人郡
兵足以制之及其猖獗賢傷許多兵力若王道既行仁
義既興則民安物阜賢能在位百邪俱息自無此等事
以此思之王道不行太平難致漢唐宋僅得小康下此
皆危亡之國也故非陳勝能起兵秦自起也非黃巾能
爲亂漢自亂也非黃巢能爲亂唐自亂也非紅巾能爲
亂元自亂也

兵主於誅暴禁亂安民故以不殺人爲本其殺人者不得
已也此亦是以生道殺人
殺降最不好惡莫大焉一則殘忍害仁一則阻人悔過絕
人生路三則適足以堅敵人之志
殺降夷族屠城此三者至不仁至慘酷古無是事五刑之
不載先王所不行也
擒盜賊明賞罰爲先昔皋陶明象刑而三苗服刑賞既明
功罪既著能否既分則人心自奮勇氣自倍賊勢自消
此其本也設機制勝在臨時
朱子曰今盡力養兵常有不足之患自兵農既分之後計

其所費則是無日不用兵也愚謂若寓兵之法不行且
興屯田法可省坐食之費
屯田之法須如古者井田官買田爲之分成區域每區所
入可食六七人令軍人移家就佃選賢能爲之師修明
戰法敦尚仁義有事則戰無事則耕非惟可免饋運可
以漸復井田
古人七家出一兵是遠征如輔徵國家則人人皆當盡力
人人皆當講武故田與追胥竭作
先王之兵在於救民伐暴禁亂保邦後世之兵在於利己
殺人逞忿快欲

感化者聖王爲治之本刑賞者聖王勸懲之具馭眾之柄
也天下之大生人之眾雖遠近賢愚不等然莫不本於
一理聖人在上盡此理於己安有不感化者哉然善者
爵而賞之惡者威而刑之亦此一理中之散而萬殊者
聖人豈有意爲之哉理之當然也然刑當乎理眾莫不
懲賞當乎理眾莫不勸故此又爲馭眾之柄也
兵刑皆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德政未孚頑暴未化只得著
如此處置故二者皆極其矜恤戒懼
君子不待刑而常存戒懼故自能立教小人則必待刑方
有所戒懼故刑所以弼教

今武官世襲軍人世襲兵安得不弱如祖父智勇兼全可爲武官子孫或愚弱可供職乎祖父壯健可爲兵或子孫少弱亦可爲兵乎只合文武合一兵農合一遴選賢能爲之主治無事時修立教化務農講武有事時則簡練精壯者以爲兵

今因兵食廣浮費多以致官祿薄再立均徭皁隸月錢亦是加賦之意

同治五年重鐫 正誼書屋藏板

侯官楊　浚雪滄總校
閩縣葉大焯恂如覆校
閩縣饒　新仲卿分校
侯官薛如芬蘭紱分校

胡敬齋先生居業錄卷之五終

胡敬齋先生居業錄卷之六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訂　受業諸子仝校

天地第六

爲學規模節序無如大學造化規模節序無如先天圖先天以爲水泛地故地不沈日晝升天夜入水此証也朱子謂天以剛風旋滾得地在內不陷伯岐曰大氣擧之邵子曰天依形地附氣天地自相依附三說皆通邵說尤精當

天依形地附氣此二語說得天地規模最精切凡有氣者盡屬天有形者盡屬地凡物皆然氣屬陽形屬陰天只

是氣有甚形質地則有形質矣地雖有形質非附乎氣
必不能存立天之氣亦必依地之形以行也
天乃至大之物至健之體萬物所資以始故曰萬物本乎
天天乃氣化之主生物之祖也
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天非有度以天日遲速
之差而名之天非過也只循其健體之自然日月非不
及也亦只是循其自然之體以天日月三者較之則見
天過日不及月尤不及此度數之所由分然論日則以
日爲主而見天與日之遲速論月則以月爲主而見日
月之遲速論歲則以天爲主而日月之數因可考

歷家只是截法元不識歷
日月交會而日食是月掩日每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
之四百九十九而一會不相食者度雖相同而道不相
交也度相同道相交則日食
程朱說日月各不同程子言日月乃陰陽氣之盛處運行
不息行到子上則光在子行到午上則光在午本無一
定之形象月虧盈之說以爲月近日則威損而氣衰故
光虧月遠日則勢盛而氣盛故光盈朱子用先儒之言
以日月有一定之形影如丸如毬乃陰陽之精運行不
息日速月遲是以或近或遠月受日光體魄常全受光

常滿本無死生虧盈乃人見之則有正側不同正則見其光全側則見其光缺日月近則人在下見其側遠則人在中間見其正會而正交則月掩日而日食望而正對則日射月而月食二說不同朱子近是以書之匆死晦哉生明論之則程子亦有理

霜露程子以爲星月之氣朱子以爲非星月之氣露只是自下蒸上此當從程子若其夜陰雲無星月便無露豈不是星月之氣朱子以露結爲霜程子以爲非是此當從朱子熱時有露無霜寒時有露便有霜豈熱時都感得露氣寒時都感得霜氣蓋是寒時露凍則成霜也雪則是雨凍結成也高山頂上無露是被風吹散了溼氣

露是星月之氣與溼氣相感而成故夜有雲則無露地乾處露薄

潮是海水溢而滾上江去錢塘江淺故有湍激之勢而潮勢大揚子江水深故潮勢平先儒皆以爲潮隨月是也月臨子午則潮生子午乃陰陽之極也月臨卯酉則潮退卯酉乃陰陽之交月爲太陰水陰盛故從其類自朔以後望以前月臨午潮生月臨子潮生臨午汝生望以後朔以前月臨子潮生臨午汝生餘則先儒之論已備

前年二月梅花始開今年十二月梅花開天地間氣數不齊如此

天地間物只是一箇消息有息必有消消則必息然息者自息消者自消自然之理亦不是已消者再來做息故釋氏輪迴老氏歸根返元不成造化矣如人家富而貧貧而富不是取得元財來致富是再生出財來

不必以既返之氣爲方伸之氣此可謂識造化之妙矣

天地間無處不是氣硯水瓶須要兩孔用一孔出氣一孔入水若止有一孔則氣不能出而塞乎內水不能入矣以此知虛器內皆有氣故張子以爲虛無中卽氣也然

天地間氣剛者勝柔實者勝虛強者勝弱重者勝輕疾者勝緩謂之無氣則不可無處不是氣只是人不見耳有形影人方見有形影是質質是氣之融者

氣之發用處卽是神陳公甫說無動非神他只窺測至此不識裏面本體故認氣爲理

張橫渠言氣之聚散於太虛猶冰之凝釋於水予未敢以爲然蓋氣聚則成形散則盡矣豈若冰未凝之時是此水既釋又只此元初水也

天地間氣化無一息之停人物之生無一時欠今天下人

才儘有只因聖學不講故嘗倒在這裏

天人氣脈常相關春秋凡災異必書以見人爲所感洪範咎徵休徵各以類應如此則戒懼修省自不能已國家可保也

二氣交運便齊不得故所生物萬有不齊而剛柔善惡邪正古今滔滔治亂盛衰亦萬變不一雖萬變不一然其間莫不有一定之理聖賢隨其事而以理處之雖萬變交於前而吾之心未嘗不定也只是一箇眞實道理流行而天理萬物各得其性而天地之所以爲天地萬物之所以爲萬物莫非實理所爲人之處事只當順其理之當然則自然順治若著些子私意便是逆天違物卽亂之源也

有理而後有氣有氣則有象有數故理氣象數皆可以知吉凶四者本一也

同治五年重修福州府城三坊七巷周氏藏板
正誼書屋

起敬齋先生居業錄卷之六

侯官楊　浚雪滄總校
閩縣葉大焯恂如覆校
侯官陳玉賓朗如分校
閩縣張熾鈞梅臣分校

胡敬齋先生居業錄卷之七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訂　受業諸子仝校

老佛第七

楊墨無父無君老佛人倫物理滅盡非楊墨比也老氏談道德然以虛無玄妙爲道德適足滅其道德佛氏言心性然以寂靜空豁爲心性適以滅其心性老氏雖虛無然亦終不柰這道理實有何故滅不盡禪家素淨打坐只消一箇空字把天下道理滅迹埽盡老氏說道德釋氏說心經故天資高者往往從之老氏以玄妙爲道德不從日用常行處體察佛氏以虛靈爲心

性而不知五常仁義禮智信所以雖似見其髣髴而實
非有見也

老氏之學是見得一箇物事在窅冥昏默中遂指爲太極
釋氏是見得自己一箇精神知覺在光明不昧中遂指
爲心性然皆非眞物

老氏以有生於無是不識前一截佛氏曰空前一截後一
截俱不識故佛氏背逆顚倒甚於老氏

太極之虛中者無昏塞之患而萬理咸具也惟其虛所以
能涵具萬理人心亦然老佛不知以爲眞虛空無物而
萬理皆滅也太極之虛是無形氣之昏塞也人心之虛
是無物欲之蔽塞也若以爲眞空無物此理具於何處
體用一源非二事人言老佛有體無用此不然豈有有體
而無用者老佛空其體而絕其用禪學工夫蓋緣體不
立故絕去外物以求虛靜使本體不昏譬如伐去其木
之枝幹而專培養其根伐之久則外之生意既絕內
之根本亦枯所以培之者適以速其朽壞故禪學滅絕
天理最速且盡老氏次之功利者又次之也

世之愚者莫如老佛至愚之人也曉得箇天地父母妻子
也曉得有箇己身今禪家以天地爲幻妄己身爲幻身
離父母棄妻子雖天地六合之大也曉不得故言一粒

粟中藏世界陳獻章又要塵微六合豈非愚之甚乎

老氏要長生不死佛氏生也不要死也不要尋得一箇眞身眞性不生不滅

老氏既說無又說杳杳冥冥其中有精混混沌沌其中有物則是所謂無者不能無矣釋氏既曰空又說有箇眞性在天地間不生不滅超脫輪迴則是所謂空者不能空矣此老釋之學所以顚倒錯謬說空說虛說有說無皆不可信若吾儒說有則眞有說無則眞無說實則眞實說虛則眞虛蓋其見道明白精切無許多邪遁之辭老氏指氣之虛者爲道釋氏指氣之靈者爲性故言多邪遁以理論之此理流行不息此性稟賦有定豈可說空說無以氣論之則有聚散虛實之不同聚則爲有散則爲無若理則聚有聚之理散有散之理亦不可言無也氣之有形體者爲實無形體者爲虛若理則無不實也問老氏言有生於無佛氏言死而歸眞何也曰此正以其不識理只將氣之近似者言也老氏不識此身如何生言自無中而生佛氏不識此身如何死言死而歸眞殊不知生有生之理不可謂無以死而歸眞是以生爲不眞矣問佛氏說眞性不生不滅其意如何曰釋氏以知覺運動爲性是氣之靈處故又要把住此物以免

輪迴愚故曰老氏不識道妄指氣之虛者爲道釋氏不識性妄指氣之靈者爲性

老子最姦待人處事皆要處其下居其後非眞有謙遜自卑之心蓋見剛而居高者多危僭而居前者多凶又見谷之卑下虛空眾流之所趨故欲爲天下谷而專一守其卑下居柔處懦其心實欲高於人先於人勝於人也其心詐其機玄其窅深爲害甚酷後世用兵者多祖之以取勝流禍不窮也

莊周所謂自然非循乎理之自然乃一切棄而不筦任其自然所以曠蕩不法禮樂刑政皆無所用反謂聖人不死大盜不息欲剖斗折衡使民不爭天下只有一箇是非順理則是背理則非莊子卻要忘其是非不加省察儒者只尋箇是處

老莊之說最妄如說堯欲讓位於巢由皆假設以誇其高必得舜之聖方能紹堯之治堯豈無眼睛而欲讓位於巢由乎

莊子動輒說箇自然說箇無爲夫道理固是自然不用安排不須造作然在人便當窮究玩索以求其所以然操存省察使實有諸已發揮推廣以及於人但不可以私意助長以鑿之若一任沖漠自在更不檢束則道理與

我不相管攝其所謂自然乃一切棄去此理而不爲非
聖人眞實懇到出乎本心之自然循乎天理之自然也
此莊子所以叛乎道也其曰天地自然無爲聖人亦自
然無爲其說似是而非實不知天地聖人夫天地之道
至誠無息春以生之夏以長之秋以遂之冬以成之鼓
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明之以日月肅之以霜雪謂之
無爲可乎但一出於眞實之理人莫測其所爲也聖人
之道純亦不已仁以爲愛義以爲制禮以爲秩智以爲
鑒感之以德化導之以政教肅之以刑禁謂之無爲可
乎但一出於至誠之心至實之理行其所無事非有所
勉强私意造作謂之自然謂之無爲可也非如莊子之
棄滅禮法付之自然沖漠虛靜以爲無爲也

釋氏說心只說著一箇意思非是眞識此心也釋氏說性
只說著一箇人心形氣之私未識性命之正

釋氏誤認神識爲理故以作用是性殊不知神識是氣之
英靈所以妙是理者就以神識爲理則不可性是吾身
之理作用是吾身之氣認氣爲理以形而下者作形而
上者

釋氏是認精魂爲性專一守此以此爲超脫輪迴陳公甫
說物有盡而我無盡亦是此意程子言至忙者無如禪

客又言其如負版之蠹如抱石投河朱子謂其只是作弄精神此眞見他所造只是如此模樣緣他當初只是去習靜坐屏思慮靜久了精神光彩其中了無一物遂以爲眞空言道理只有這箇極玄極妙天地萬物都是這箇做出來得此則天地萬物雖壞這物事不壞幻身雖亡此不亡所以其妄愈甚

釋氏以爲吾有眞性眞身在天地間不生不滅只是人不悟耳曰性豈有眞假人豈有二身其曰見性妄也

釋氏是羈制其心之法非存心之法儒者只端嚴敬愼每事精察不敢漫爲則心自存釋氏則反觀內視使心不得屏絕思慮使心出不得或算數珠念佛號或視鼻端數息數或屏絕人事面壁端坐或只守一箇念頭再無他念皆是制住此心不使妄動雜思以致虛靜及羈制之久則此心慣熟亦不走作噫心具萬理應萬事反被羈制如此此其所以天理人倫事物滅絕一歸於空寂然心是靈物既不走作以至空寂之久亦有許多聰明光耀出來只是正理滅絕故猖狂顚倒或問今之儒者多入異敎何也曰今之儒者多喜玄妙愛虛靜貪快樂不曾做博文約禮工夫如何不入去

釋氏見道只如漢武帝見李夫人非眞見者也釋氏只想

像這道理故勞而無功儒者便卽事物上去窮究
佛學心守向一路去便不去窮究天下道理所以其學易
成如只守一箇念頭就要做成佛是其道隘而捷其志
堅而確其心一而專非若儒者智周萬物道濟天下而
心常存也儒者心與理一而存佛學心與理離而存
天下古今謬妄以致顚倒錯亂莫甚於佛氏老莊又在其
次如以己身爲凡身要別尋一箇眞身其愚乃至此可
哀也又以爲先有我然後有性有命其差則一也以其
誤認別有一箇眞身常在不生不滅之中性命亦由我
而後有故性命亦不足惜故肯捨身食虎其意以爲既
有眞身還有一箇眞性命所生之身所生性命皆是假
底不若捨之以去必尋著那元初眞底其謬妄至此亦
有其故原其初只是不屑人事而屏絕之以致空虛無
事心無存主又無用處雖要無心亦不能無心心無安
處故縣空想出這般假物事來反要棄了自己所生眞
身眞性命以就縣空假底不知其假反以爲眞將見棄
了眞底假底又就不得哀哉自其說流傳引取了多少
好人陷入誤門中去
禪學雖似廣大高妙其實悖謬窄隘今日只緣聖學不明
許多好人都尊信之所以其風盛

禪家存心有兩三樣一是要無心空其心一是羈制其心
一是照觀其心儒家則內存誠敬外盡義理而心存故
儒者心存萬理森然具備禪家心存而寂滅無理儒者
心存而有理禪家心存而無主儒家心存而活異教心
存而死然則禪家非是能存其心乃是空其心死其心
制其心作弄其心也

禪家害道最甚是他做工夫與儒家最相似他坐禪入定
工夫與儒家存心工夫相似他們心空與儒家虛心相
似他們靜坐與儒家主靜相似他們快樂與儒家悅樂
相似他性周法界與儒家萬物一體相似他光明寂照
與儒家虛靈知覺相似儒家說從身心上做工夫他亦
專要身心上做工夫儒家說誠意他便發誠心故似是
而非莫過於禪家所以害道尤甚愚謂儒釋工夫在源
頭已不同矣儒者工夫自小學灑掃應對周旋進退詩
書禮樂愛親敬長必恭必敬無非存心養性之法非僻
之心在這裏已無及長則主敬窮理並進交養戒謹恐
懼誠恐一事有差則心無不存理無不在禪家只是默
坐誠心絕滅思慮眞求空寂空寂之久心能靈通殊不
知空寂之中萬理滅絕那些靈通只是自己精神意見
全不是道理故他之心已與理二矣既與理二則凡所

動作任意爲之以爲此卽是神通妙用不用檢察自然
廣大無邊又專一守此以爲至立極妙其空豁快樂者
以此性周法界者以此光明寂照者以此猖狂自恣者
以此背天逆地者以此若儒家存心愈熟則察理愈精
久則心與理一動靜語默酬酢擧措無非天理發見流
行所以家齊國治天下平天地位萬物育是其功效自
然之妙豈禪家顚倒錯亂所能比哉且禪家以作用是
性是認氣爲理以形而下者作形而上者故滅絕天道
亦不自知矣程子言其以管窺天直見北斗處朱子言
於天理大本處見得些三分數者蓋人之生都是乾道變

化各正性命處來人之神識是伜合太和裏面底事他
在此處窺見些子遂守定此物不令亡失則可以脫輪
迴再去奪胎出世遂言他別有一箇眞身父母所生者
只是幻身故不孝父母殊不知乾道變化已在父母身
上故氣盛則生子氣衰則子繼生生不窮故此身此理
皆是父母所傳若由佗這箇眞身再去出世則乾道變
化箇甚
老氏雖背聖人之道未敢侮聖人莊子則侮聖人矣莊子
雖侮聖人未敢侮天地釋氏則侮天地矣
異端與吾儒初然只爭毫釐其中不啻千萬里蓋在源頭

差了末流愈正不得可憐用一生工夫雖要做好人終
成大罪人其初只是好高大喜虛靜不肯斂心俛首從
事實上學以致如此

異教所謂存心有二也一是照看一心如有一物常在這
裏一是屏除思慮絕滅事物使其心空豁無所外交其
所謂道亦有二也一是想像摸索此道如一箇物事在
前一是以知覺運動爲性謂凡所動作無不是道常不
能離故猖狂妄行

視鼻端白以之調息去疾則可以之存心則至不是久必
入異教蓋取在身至近一物以繫其心如反觀內視亦
是此法佛家用數珠亦是此法羈制其心不使妄動鳴
呼心之神靈足以具衆理應萬事不能敬以存之乃羈
於一物之小置之無用之所哀哉

聖賢一循乎天理故無用之不窮異端欲屏去人事思慮以求無累山林隱
利以求無累異端欲屏去人事思慮以求無繫累今山林隱士欲脫去塵俗世
士雖自遂一偏之高不足以盡天下之理然未至甚害
理其清高之風猶足以激汙俗異端則天理滅絕顛倒
尤甚高士一變則爲異端矣

聰明人多爲禪學所動設使韓退之不聰明大顛也動他
不得

人皆闢異端而恐其害道然不知其陷溺之由蓋其初只是清高隱僻之士好清閒厭世俗之煩雜及其久也清靜寂滅其心無所用故縣空見出許多物事以爲道德以爲心性以爲太極學者須隨時收斂隨事省察方不陷溺若聰明人不去事理上體究只憑自己意見必喜高妙必至陷溺

末世道喪百病俱生邪異蜂起或專於記誦或溺於詞章或汨於功利皆非善學者也此不及者也若好清高閒散者多流於黃老好高大寂靜者多入於禪宗此過中者也又豈善學乎

禪學人易陷溺者是他做主敬涵養之功不至無以存其心不如索性尋箇閒靜處不爲物誘見聖賢有箇存心工夫遂捉住此心安放在腔子裏及久也常若見此心光燦燦在兩自以爲眞能存心及其遇事所存之心已靠不得應得事來心又失了存得心來事又背了故其顚倒錯亂猖狂自恣豈緣心與事兩不相照是其所存之心不足具衆理又滅衆理不足以應萬事又害萬事故禪學之陋如此殊不知心本在內之物其體足以具衆理其用足以應萬事或爲舊習所繞物欲所誘而放也惟戒愼恐懼齊莊恭敬若履淵冰若接賓祭則固已

湛然在內天下之理已涵具於其中豈假拘縛捕捉然後入照看繫制而後存哉事物之來此湛然在內之心隨而酬酢之必能精察詳盡各得其理又豈有紛擾錯亂之患哉易所謂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中庸所謂大本達道此之謂也然則彼所存之心非心歟抑是心歟謂之不是心亦不可但被他做差了工夫將這心來作弄照看如玩好之物相似所以如此

佛學捷徑儒學周徧所謂捷徑者只一尋守此心便會悟道若悟得萬事皆了不用下學自能上達以爲道無不在凡所動作無不是道所以身不用檢心不用察任其自恣儒者則有心以敬又事事精察亦無遺所以窮理力行之功盡人倫周事物其效則三綱正萬事治

今之朋友多入禪學亦勢之必然蓋無因小學大學之教不行自幼無根本工夫長又無窮理工夫心要收又難收故厭紛擾喜虛靜又惡思慮之多而過絕之久則必空所以多流於禪也

學老釋者多詐是他在實理上割斷了不得不詐向日李鑑深不認他是譎吾曰君非要譎是不奈譎何

陳公甫云靜中養出端倪又云藏而後發是將此道理來安排作弄都不是順其自然

婁克貞說他非陸子之比陸子不窮理他卻肯窮理公甫不讀書他勤讀書以愚觀之他亦不是窮理他讀書只是將聖賢言語來護已見未嘗虛心求聖賢指意舍已以從之也

見得此心光明亦是佛學之低者若高底連心都無了今陳公甫已到高處克貞未到

自家大本不立見得道理不分明未有不入異教者如陳公甫婁克貞皆是儒者陷入去故程子曰只因無處撈摸智窮力屈見他有箇寬閒意思遂歸之朱子曰只爲這裏工夫欠缺奈何心不下故如此

程子說沖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是說未發之時只是沖漠無朕而已而天下萬物之理已默具於其中公甫說一片虛靈萬象存是要把他底精神來包涵萬象與程子實不同也以程子之說只去莊敬涵養上做工夫而心之本體已立不用察覺安排而道之全體已渾然在中故聖賢氣象深沈篤實光輝自在如公甫之說是常把這天地萬象積放胸中只弄得這些精神豈暇再去思量事物之理故張皇烜赫自已不勝其大故下視聖賢小視天地其日生不知好死不知惡是他本來面目非心實不然故作此大話頭來嚇人也

其心者皆非聖賢存心之法或曰思慮者感於事而心出乎外豈非放乎曰思其所當思正所以檢點省察其心惕然而在若不思則物交物心爲所引其放必矣或曰靜時有思慮乎曰無曰有心乎曰有而未動也曰何謂之有曰操也曰操則動矣可謂之靜乎曰操只是把緊不放縱之謂事物未交思慮未萌不可謂之動曰人操其心乎心自操乎曰心身之主非身外有心人與心不可分爲二人操卽心操我整齊嚴肅卽心整齊嚴肅我主一無適卽心主一無適且主一無適卽是操非主一無適之外別有所謂操也或曰主一無適卽是操非主

朱子言能求放心卽是仁此言最親切蓋生理渾然具於心謂之仁而心實主統之或心爲物欲所誘而逐物於外謂之放則此理無所主統不能具此生理而失之若能存此心不至放逸則身有所主生理自具或曰禪學亦能收放心乃背理如此何也曰聖賢是隨事敬謹以存其心心有主也禪學絕滅物理屏除思慮以謂心存是空其心絕其理內未嘗有主何以具天下之理哉其學亦有數樣有面壁靜坐絕去人事使心不與物交以謂能存其心者有常常照看一箇心在內裏以爲不放者有只守一箇念頭羈制其心使心不能出入以謂存

既曰主一卽用意也曰聖人用意否曰聖人自然用意非勉也或曰何以謂之有主曰在內不放卽有主也有主則惺惺或曰釋氏何以無主曰釋氏空靜是滅其主矣羈制其心則做主不得照看其心亦擾亂不能爲主此儒者之學所以內外一致體用全備釋氏則用絕於外體空於內內外離隔顚亂

韓子闢異端手段低是從末上闢孟子程子朱子是從本上說所以非韓子所及

今日異端經程朱闢後本不能害人是學者不會做工夫自流入去病在又於小學四書近思錄上用功

同治五年冬福州正誼書局重刊

胡敬齋先生居業錄卷之七終

侯官楊　浚雪滄總校
閩縣葉大焯恂如覆校
閩縣曹鍾禧穎夫分校
閩縣薛謙玉雲谷分校

胡敬齋先生居業錄卷之八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訂　受業諸子仝校

經傳第八

大學言明德新民明德自明其德也新民推以及民使之自新也故曰先知覺後知自老子有愚民之說秦愚黔首後世一向只是欲愚其民無有能新其民者

聖人新民只定欲使民明其德至老氏愚其民欲昏其德也蓋恐其智巧奸僞而難治至秦愚黔首是欲其蠢然無知以聽從於己可以肆其暴今之暴虐不仁者皆欲愚其民

義理貫通後此心便有定主不可惑亂故曰知止而后有定

理在物上故須格物方窮得理釋氏遺物是懸空求理故只見差去

致知在格物從事物上窮究其理便實若只管思索想像便是思而不學則殆

人多因不知而敗事故大學先致知知至而不能處事者鮮矣

或問存養在致知之先在致知之後曰未知之前非存養則心昏亂義理之本源已喪何以能致知既知之後非存養則亦放逸偷惰天理隨失何以保其知先儒言未知之前非敬無以知既知之後非敬無以守又曰敬者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者也又問存養屬知屬行曰存養乃知之本行之事此未行之行也

心本有知因氣稟物欲昏蔽其良知故須致知

顧諟天之明命是事事不違天理顏子非禮勿視聽言動孟子必有事焉是此等工夫

顧諟天之明命是操存省察要事事盡理使天賦之理不至昏失豈目常看見光光明明乎然則參前倚衡是何物曰此指忠信篤敬而言是人做工夫處常不離乎忠

之發情也惟朱子訓蒙詩言意乃情專所生時爲近

窮理后便有才　誠意后便有德

心廣體胖誠意之效是天理實有諸中也

宰相以不蔽賢不忌功爲賢故曰其心休休焉

在心無一毫不盡是忠發出在事上無不實便是信利極

害亦至故石崇滅身亡家

私於己者必害於己與衆同利者利莫大焉

古者義利只是一體事義所以爲利利卽義之所爲也故

曰以義爲利又曰利者義之和也又曰利物足以和義

蓋以義制事自然順利修於己也心廣體胖推於人也

信篤敬則此心常存天之明命無不在矣

自新爲新民之本未有自新而不能新民者亦未有不自新而能新民者

半上落下人難做半夾界事難做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爲治須要有本末德具於己人自感化此本也修政立事處置得宜末也本正則末易施末修則本益厚然末出於本非兩事也

曉得道理怕人不實去做故大學致知後便要誠意要做不做此是意不誠是自欺處

意者心有專主之謂大學解以爲心之所發恐未然蓋心

民安物阜利孰大焉如公劉遷邠文王治岐上下莫不殷富曾子曰生財有大道孟子亦曰善政得民財蓋分田制井恭儉節用自然上下豐足皆以義爲利亦非將義去求利只是義則無不利也以家言之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義婦順利孰大焉

自小學大學之教不行高者入空虛卑者入功利

自大學格物致知之教不行學者所見淺陋

小學是做敬的事敬是大學骨子若無敬一部大學做不成

在天曰命在人曰性在物曰理在五常爲道其實非有二也然道又通乎天地人而言故曰天道地道人道只是這箇道理更有甚事聖賢隨其所指分別出來貫通後萬物只一理以其流行不息賦與萬物者謂之命萬物各有稟受而此理無不全具謂之性性中生意粹然爲眾善之長謂之仁裁度斷制處得其宜乃性之義儀章品節天秩燦然不亂乃性中之禮分別是非條理分明乃性中之智實有此理元無虛假謂之信見於日用各有所當行者謂之道通天地人物莫不各有當然之理總謂之道其所以闔闢天地終始萬物無窮無盡謂之太極無非是這道理

道一也所指不同孔子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邵子以道爲
天地之本又以道爲太極朱子曰元亨利貞天道之常
子思曰率性之謂道然道卽理也一陰一陽之謂道形
而上者謂之道是指此理行於形氣之中也道爲太極
爲天地之本是指此理爲造化之主也率性之謂道是
指此理見於人身日用也元亨利貞是指天理之流行
而言也

工夫本原只在主敬存心上致知力行皆靠住這裏做去
道理本原只在天命之謂性上萬事萬物之理皆在此
處流出

語類云忠是就臣所不足處言之此記者之誤蓋忠是臣
職當爲性分固有若因其不足而聖人設此以救之則
是聖人作意安排非率性之謂矣

戰戰兢兢是不敢有些子放肆戒謹恐懼是不敢有些子
惰慢

人常戒謹恐懼則物欲自來不得所以存得天理之本然
在

古人無時無處不用力無事之時必戒謹恐懼有事之時
必精察其是非

未發之時事物之理已具但未發耳此時不容求索只敬

以自持事物既接思慮一動則便是已發便當省察然其已發之理便是未發時的理體用本末實一貫

涵養得這道理熟發便中節

人之學易差羅仲素李延平教學者靜坐中看喜怒哀樂未發以前氣象此便差卻既是未發如何看得只存養便是昔呂與叔蘇季明求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程子非之朱子以爲卽已發之際而識其未發之前者則可愚謂若求未發之中看未發氣象則動靜乖違反致理勢危急無從容涵養意味故古人於靜時只下箇操存涵養字便是靜中工夫思索省察是動上工夫然動靜二端時節界限甚明工夫所施各有所當不可乖亂混雜所謂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今世又有一等學問言靜中不可著箇操字若操時又不是靜以何思何慮爲主恐屏思慮以爲靜中工夫只是如此所以流於老佛不知操字是持守之意卽靜時敬也若無箇操字是中無主悠悠茫茫無所歸著若不外馳定入空無此學所以易差也

道理本全具未發時敬以養之莫令有差內外動靜交致其功

察之莫令有偏也已發時敬以

黃勉齋言性雖爲氣質所雜然其未發也此心湛然物欲

不生氣雖偏而理自正以釋子思未發之中又引朱子未發之前氣不用事爲證竊恐誤也夫偏濁之人未發之前已失其中故已發不能和故子思教人致中和先儒以存養爲致中省察爲致和不善之人亦有靜時然那時物欲固未動然氣已昏心已偏倚理已塞本體已虧故做未發以前工夫須是主敬子思言戒謹恐懼程子言莊整齊肅朱子言端莊靜一

天人各盡其分而理則自相貫通至天地位萬物育人又做著天三才備而交相爲功也

今人學不曾到貫通處卻言天地萬物本吾一體略窺見本原就將橫豎放會中再不去下格物工夫此皆是助長反與理二不若只居敬窮理盡得吾之當爲則天地萬物之理卽在此蓋此理本無二若將天地萬物之理懷放會中則是安排想像愈不能與道爲一如釋氏行住坐卧無不在道愈與道離也

中庸可以盡易之理

易是君子而時中之道

隨時不是隨俗今人錯認以隨俗爲隨時古人皆因那時節便做那時事無不當其可如堯舜當那時便揖讓湯武當那時便征伐孔子當周末又傳道垂訓皆隨時非

隨俗也

泥古則闊於事情徇俗則偏於苟簡二者皆非天理時中

程子體道最切如說鳶飛魚躍是見得天地之間無非此

理發見充塞若只將此意思想像收放胷中以爲無適

而非道則流於狂妄反與道二矣故引必有事焉而勿

正心勿忘勿助長則吾心常存不容想像安排而道理

流行無閉矣故同以活潑潑地言之以見天地人物之

理本相流通但吾不可以私意撓之也

夫婦人倫之首王教之端人事之至切近者君子之脩身

齊家造端乎此故孔子錄詩錄正風於始所以勸也又

錄變風於終所以戒也

存諸中莫若忠施於人莫若恕忠是盡己之事爲萬事之

根天命之性卽此而存天下之大本卽此而立恕是推

己之事揩磨物欲消除私吝使天理流通物我俱得其

所也先儒言無忠做不得恕是先有體而後有用也

只正己而已人之從違用舍皆不可必苟以人之從違用

舍爲累則失其所守必矣

謝顯道言鬼神道有便有道無便無世閒無這箇活弄的

道理有道無不得無道有不得

尸居龍見淵默雷聲此誠不可揜處王道之本歟

邵子曰思慮未起鬼神莫知蓋思慮未起乃寂然不動萬理咸備之時然此時未有所感鬼神安能知之思慮既發氣便感理便通近而旦夕遠而千萬歲一思卽在近而目前遠而千萬里一思卽到心神感通之妙如此鬼神安得不知鬼神雖知人尙未知蓋人之知識雖無不通其接物必由乎耳目事迹未著見聞無所施也人之所接以形鬼神所感以氣人則卽其已形而知其未形鬼神則自其未形通乎已形幽明不同其理則一也爲政雖使民各得其所物各遂其生方盡爲政之道然其本在於得賢才而用之取人以身故修身又爲得賢之本未有身不修而能任賢才者

只從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上求道便是眞實底道理學至於誠身便有獲乎上之理只在所遇如何

誠字大天理之實人心之實人事之實皆在其中忠信則專指乎人而言所以存乎天理之實故孔門以此爲學之本

此理貫徹古今無有窮盡在天爲天道在人爲人道在物爲物理學者惟當隨事卽物以明其理致其知守於己而勿失謂之忠推於事而曲當謂之恕

思其所當思則心亦不放若不當思而思之則此心牽纏

擾亂乃所謂放心當思慮亂時惕然自省卽自整頓而
莊嚴自持則心自湛然在內
致曲是事事要必推行到極處旣到極處則誠立矣誠立
則不可揜故形著動變自不能已
成己者必能成物自治者必能治人
先儒言合內外之道又曰表裏交正曰內外交養曰本末
相資曰體用一源顯微無閒曰動靜相涵曰敬義夾持
此等處最宜理會此處見得破則知所用力知所用力
則功利無所誘異端不能惑矣
天人之理雖一天人之分則殊故天做天底人做人底各
盡其分而吾之理則天之理也故維天之命於穆不已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是天做天底聖人之心純亦不已
應酬事物各得其所是人做人底夫人卽那天命不已
乾道變化中來底吾之性卽是那各正性命底故天命
之性盡在於我無毫髮少欠若存得吾心養得吾性則
天命全體渾具於中發而應事各得其所則吾身天道
亦流行而無閒矣蓋天許多道理我盡有之但盡得吾
身之理則天道亦盡今不來吾身做工夫只去思想天
道愈見二了豈能合天人之理乎故程子曰天人本一
言合天人已賸著一箇合字

聖人心不離乎理理不離乎心所以純亦不已大賢以下必操存省察乃能不離乎理苟不操存不省察則與理違矣或問聖人心與理一不用操不用省乎曰聖人固不待操而存省而知然亦無不操無不省但聖人心無放逸人不見其操誠明徹照人不見其省所以神妙不測也曰異端亦曰不操而存又曰無適而非道何也曰異端不事其操只要心空無物旣空而無則不用操矣異端未嘗見道只想像箇道無不在以爲無適而非道故猖狂妄行常與道離也

天地發育萬物是此理之流行聖人應萬事是此理之發事幾亦先見若不識事幾走出犯難身亡俱無所益智計之人多不能保其身者其智易窮也何以易窮以非天地間正理也明哲保身是正理非智計也

不愧屋漏雖無一事然萬理森然已具於其中此是體也但未發耳老佛以爲空無則本體已絕矣今人只言老佛有體無用吾謂正是其體先絕於內故無用於外也

不愧屋漏便能到得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篤恭而天下平

敬只是一箇敬又曰篤敬恭只是一箇恭又曰篤恭是篤實做得有力不走作也

君子篤恭而天下平君子修其身而天下治省多少心機
省多少計較伯者費多少智計只補得些罅漏
奏格無言時靡有爭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
於鈇鉞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
平易曰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知此則知無爲
而天下治霸者之功誠小區區才智不足道
感應者爲治之本所以能感應者理也無聲無臭也卽所
謂一本也故曰聲色之于以化民末也善爲治者修身
以化之明善以教之立政以正之制刑以一之
感化之機雖在無聲無臭處然政刑禮樂旣具教化愈行
用學者當隨事省察處之以理可漸到聖人地位只要
熟也
人之才氣大者多疏密者又瑣細致廣大又盡精微方是
聖賢之學
儒者存此心以應物心存則處事當理事得其理則心益
存所謂內外一致心迹不分佛氏只去把持一箇心不
去應事是絕了心之理當事物之來不得已而應之又
要把持照看此心在腔子裏是一邊外面應事一邊內
裏持心應得外面事不會存得內裏心存得內裏心又
不會應得外面事此其所以內外判隔顚倒猖狂戒謹

恐懼小心翼翼工夫無所用一任狂妄高大淩空駕虛而得罪於聖人也昔王介甫言以高明處己以中庸待人便是內外心迹判爲二事處己待人分爲二理殊不知所謂高明者是不爲物欲所累不淪沒其本心中庸是事得其理無過不及也高明所以爲中庸中庸即高明之所爲豈中庸之外別有一箇高明將來處己高明之外別有一箇中庸將去待人

詩言明哲保身不是趨利避害以保其身若趨利避害以保身非老佛莊列則是奸計小人聖賢道理極明許多事業都在聖賢身上其出來必與天下俱安道不可行學而時習之先要學得眞方可時習時習則無閒斷而所學熟矣

程子以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蓋孝弟是性命中事至親至切而要者此處能精察而力行之則性命不外是矣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禮樂神化只一理禮樂乃人事顯著者然其中精微曲折察而知之神化可契而知之敬只是常常不敢放肆事事不敢輕爲

忠信則不雜人僞所以爲學之本須要理會忠信是何事忠信與誠一也但忠信指人而言誠則合人與理言之主忠信便是實行知識有餘而實行不足無以有諸己

天理至實故忠信便存天理

人有過貴於能悔悔而不改徒悔而已於己何益改過宜

難須著實做得操存省察工夫使吾身心謹密放僻之

心不生則大本堅固過失隨覺而不行也若欲防患於

豫須以敬爲主不使須臾慢忽又常觀書求義浸灌此

心悅懌使過失不萌更妙

人作差了事須省察悔悟以速改之不可因循含糊若能

省察悔悟以改之則後事尚可少過若不悔改則終身

學不長而過失愈多矣

先王因天理人情而制禮而禮之行又足以正人情善風

俗興教化蓋禮樂之體用卽聖人之體用聖人之體用

卽天理之體用

朱子曰無思時要不如死灰有思時不要耶

吳草廬言三十年前好用功阻學者進路居仁三十後工

夫方親切張橫渠三十後才遇二程孔子言三十而立

則後面工夫更多

人有才氣者老而不見用皆汨沒萎弱不及少年此無學

問充養之功聖賢則老而經歷事多閱理益精操養益

熟故孔子示人以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耳順非

若後人聰明才氣之士老不及少也吳草廬言三十年

前好用功亦說殺了惟孔子之言可爲萬世法

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是要一邊學一邊思習而察行而著也

聖賢待異端極嚴眞如待賊相似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孟子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程子曰佛氏之言比之楊墨尤爲近理故其害爲尤甚學者當如淫聲美色以遠之蓋異端害道如莠之亂苗其害大而深功利害道如眾草亂苗其害小而淺

心不安處便不可行故論語言多見闕殆愼行其餘則寡悔

能處貧賤者必能處富貴

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以至貴賤賢愚皆有一定之分乃天理之當然故曰天敘天秩有一毫不盡處便是不會盡得天分有一毫背戾處便是逆天至於死生亦天分也不安於死者亦是不安天分故曰沒吾寧也當貧賤而貧賤亦天分也故曰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人不可徇偏好執己見義之與比

曾子當初做工夫全備一底工夫也到貫底工夫也到但未悟耳一是大本曾子平日戰戰兢兢盡其忠誠便是立大本處貫是達道隨事窮理禮記曾子問篇精微曲

盡便是體用上理會但未知得體用是一原故孔子一
嘆卽悟

仁是天地之生理具於人心者故先儒以爲本心之全德
蓋兼四德而爲萬善之長而統乎萬善者也故孔門之
教專在求仁其所以教諸弟子者皆是求仁工夫必至
於其心渾然天理無一毫人欲之私乃能當仁之全體
故顏子三月不違其餘則日月至焉
日月至焉亦是到那境界只是不久也

明睿所照作天下事甚容易推測而知便難
非與道爲一不能樂故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

如樂之者程子曰非樂不足以語君子
有期待計功之心皆是私心卽害於仁故孔子曰仁者先
難而後獲孟子曰必有事焉而勿正董子曰正其誼不
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程子曰以敬直內便不直
學計功所學雖是亦私心私心害仁故先難後獲先事後
得爲仁

仁者至公而無私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先難
後獲上義下利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皆
無一毫私意智者雖見得眞識得到未免起些計度故
曰利仁

義理强窮索便有滯礙須涵泳體驗默識而心通之

有理而后有氣有是氣必有是理二之則不是然氣有盡而理無窮理無窮則氣亦生生不息故天地之闔闢萬物之始終寒暑之消長知道者默而識之

今之賢者只任他天資見識作事閒有窺測些天理來用只是所見淺終不濟事此由於學不講故也

理氣不相離兵以義起則人心自奮氣自壯雖不可全用說計亦須計出萬全故曰臨事而懼好謀而成

周子令程子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要求見仲尼顏子人欲淨盡天理渾然處故有此樂朱子恐人只去尋空尋樂不知天理之實必流於異端故又教以從事博文約禮之誨以至欲罷不能而竭其才今人不去此處做工夫妄去自己身上尋樂故猖狂不實自號尋樂子者有之

今人多談怪異以爲有者必流於神怪以爲無者只是硬見終不足以解時人之疑故孔子不語怪以此蓋天地之閒所以爲造化者陰陽五行之氣而已其交錯變化有正邪常變易險明暗之不齊正而常易而明者理之正人所共知共由故不以爲怪邪變險暗世不常有非

理之正人皆驚異故以爲怪然聖人教人只在正理上窮究正理既明不正者可照見縱未能照亦不可先去窮他只守吾正理而已邪終不能勝正今仙家及巫師做把戲者皆有邪道但君子所不當知也

內有所得不藉於外故富貴貧賤皆不足以動其心以爲君子不欲富貴則逆人情只是以義爲主

學者於義理見得分明則貧賤富貴撓不得容貌辭氣上做工夫便是實學謹獨是要躬行雖難然當勉若不躬行則無以有諸己言爲空言爲空何知何學爲哉

古之君子世無道則隱一則道不可行二則亦所以免禍人之作事只盡箇當然之道有意必固我便是私意只循其當然之理則意必固我之私可脫脫則無累矣

窮理不周遍則不能約要故先博而後約博是零碎處約是總會處窮理而至融會貫通則約矣後世有博學之士不能造約何也此是博雜之學非眞能窮理不足貴也

近日學者便要尋滋味快活此皆是未學行先學走如何不猖狂顚倒只當去教他窮理力行見理明力行正自有滋味自能快活孔子教人去博文便是人滋味處教

人約禮便是入快活處但當先難後獲
博文所以明諸心約禮所以有諸已
性情須要養飲酒過醉亦壞性情
井泉出而不竭是氣生生貫通而不窮也理不離乎氣即
此可覩理之不窮川上之歎以此
見義理不怕見得鈍只怕見得淺雖見得快若不精深亦
不濟事故曰參也竟以魯得之是理會得事理徹守得
牢固

克己又言復禮是從實事上執持使入規矩法度而天理
在我非如異端既得之後空虛無據也

此心本與天地萬物同體但爲私意所蔽則當致其克復
若欲以吾之曾次包括宇宙便成狂妄流於異端
顏子克己只就非禮勿視聽言動上做工夫不言氣質之
偏物我之私者蓋能如是則氣質之偏物我之私不待
克之而自無矣
論語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或問顏子克己復禮於
天下人何干而天下皆歸其仁曰此正所以相干也物
我一理人己一性蓋緣皆自一本中來故血脈相通氣
類相應自然而然易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歸殊而同
塗一致而百慮鶴鳴子和皆此意也如此則聖人爲治

之道可知區區智計之私自不容矣

顏子四勿涵養省察工夫都在裏

孔子言敬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戒謹恐懼

整齊嚴肅主一無適惺惺法收斂身心不容一物俱在

內裏聖人言語如此周徧精切

敬則心之體立恕則心之用行爲仁之功莫切於此

古人作事從本上作所以簡要如曰擧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是甚簡要後人作事無本受多少煩苦費盡力作事不得

孳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聖人擧事動得其要此簡易之道

治亂興亡美惡邪正詩備矣學者讀之不知所以爲政何以此記誦詞章之學眞不足謂之學也

盜賊之生皆因民無恆産與教化不行而致既游手無業又無禮義以維持其心至饑寒所逼鮮不爲盜故孔子言庶富教

世亂而無能守之節固可羞世治而無可行之道尤可恥也

齊桓晉文皆以力假仁然齊桓頗近正晉文則全用威力

智計其勤王者反致淩逼力戰屈楚不由仗義然則桓

公不能王何也曰桓之事雖正意則私只做得到此分
際非有聖賢之學怎能成王業
訂頑立心便可語王道物我之私既去則天地之生意在
我推而行之將無一物不得其所不然則雖一匡天下
不過出於智計之私況禍敗者乎
爲己只把做自己分內事爲其所當爲从之只見一箇當
然底道理其餘都不見矣
學不爲己讀萬卷書與己無干爲己則皆吾事也
此道理見得明便信得篤存之熟行之力方有諸己
有所爲皆是私意故張敬夫言爲己者無所爲而爲者也

朱子深取之
論舜無爲而治一則德盛而民化二則得賢才以任衆職
自古爲治之道不出乎修德任賢兩事爲要
忠信篤敬忠信於進德最力然持養處須用敬也非忠信
做敬不篤篤敬處便是忠信
忠信篤敬實孔門第一等工夫非禮勿視聽言動也靠就
這裏做去熟處便是仁
忠信篤敬則隨動隨靜心自存理自明
義以制事者義有剛毅果斷之意以之制事則不牽於私
意孔子曰見得思義義利不兩立見利須思用義以裁

制之不然則必牽於私背於理矣朱子曰義如利刀相似遇著事便劈

詩雖三百篇然人情之邪正風俗之美惡政事之得失無不備見學者欲擇善而固執之莫切於此故孔子謂何莫學夫詩程子謂學詩使人長一格價

心無二用只要所趨正窮理明力行篤則心無所放而仁在其中矣

良知良能本於天德之自然須要養不養則喪滅故古人自幼便教之洒掃應對孝弟恭敬

論語集註言忠信本也又曰五者以敬爲本又曰恭其本與皆所以示人用力之方學問根本盡在於此

論語之書涵育薰陶是堯舜氣象孟子七篇任道擔充乃湯武氣象也

孟子天資本英明剛大他又去集義養氣上做工夫所以才氣愈剛大

人之學先在持其志志一則動氣如人昏困是氣昏也若悚然自持則志立而氣自清故持志在敬蓋嚴肅之地昏惰不生集義養氣亦由於此

清明剛大之氣須要養如何養只是循天理不爲物欲所屈便是

理不離乎氣氣清明者理亦明氣昏濁者理亦昏氣剛大者承載任荷得道理起氣弱小者便承荷不得氣麤雖能承載反隔礙了道理故孟子集義養氣擴前聖所未發程子每稱之

天地間正氣須養養只要直直只是義

配義與道之氣方是浩然之氣是天地間正氣老佛所養一身之私氣

必有事焉此心便無他適乃操存之要窮理之本也

事一差心便愧心一愧氣便餒氣一餒道義便虧此是一串事只集義便無此病必有事焉是要無間斷勿忘勿助之間是本心正處天理妙處人欲淨處

人苟能省察使事事合理則學大進矣此卽是集義

必有事焉是孟子最善做工夫處入無所事則心悠悠蕩蕩無歸著必至外馳程子取以明持敬之道其義尤精

孟子雖是說集義亦以見敬爲義之體也

程子以必有事焉爲敬是發明言外意又可見敬是義之骨子非敬無以集義

必有事焉卽主一無適故程子以爲敬也朱子以必有事焉爲集義因上文而言敬在義中爲本也朱子是本文意程子是言外意

孟子知言養氣只是箇知與行致知而至於知止則知言矣力行而至於仰不愧俯不怍則浩然之氣自生

言之詖淫邪遁原於心之蔽陷離窮知言由外以知內也故心學不可不講欲心之正必明理心與理元非二物孔子賢於堯舜以事功言也孟子功不在禹下亦以事功言也愚以爲顏曾思孟之功賢於稷契皐夔程朱之功賢於伊呂孟子以後若非程朱則天下貿貿焉人欲肆天理滅高者入於老佛卑者趨於功利生民之道息矣天地生人物賴聖人爲綜理然後能遂其性得其所聖人理人物又必賴禮樂政教之施然後風化美治功成然則成天下之功者聖人也成聖人之功者禮樂政教也或曰聖人不得位禮樂政教不可行如何曰此聖人之功所以難成也不得已傳述先王之典而修明之以垂教於後世使後世之欲修己而治人者從此而學焉故聖人代天而理物禮樂政教代聖人而行事經籍代聖人而傳道事雖不同其功一也故曰孔子賢於堯舜孟子之功不在禹下

行王道者自修上要工夫到施爲上便不費力伯者雖不用自修工夫然施爲上最費力蓋天下人物本同一理我得此理人自感化我以此理處置他自然順而易伯

者自身本無此理人不感化假這道理去處事去制伏他用盡智計方做得成故王道簡易伯道崎嶇學者所宜精擇

王道之外無坦途仁義之外無功利

王者是行其所無事伯者是有所造爲

物我一理人之善卽己之善舍己從人有何不可人爲私意所蔽故偏執己意不能來天下之善

孟子言性善是指本原之理而言程子兼清濁美惡二者皆是也論太極本然之理以爲生物之主安有不善論動靜陰陽錯綜變通安得不有清濁美惡之殊知孟子之說則知吾性之本善當求復乎此而堯舜可爲也知程子之說則知人不善者乃氣質之偏當變惡爲美以致克復之功其有功於聖門有功於後學非淺也

孟子在本原上看故以性爲善荀子在情欲上看故以性爲惡韓子在氣質上看故以性有三品揚子見道不明故曰善惡混程朱通兼本原氣稟而言斯爲明備

性卽理也故孟子言性善是也論性不論氣不備故程張兼氣質而言自程子之說出荀揚韓之說不辨而自明

故朱子以程子爲密

孟子在赤子入井時認取眞心推而上之性善可知

張思叔因讀孟子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有所感遂肯發憤蓋思叔家貧須如此然後貧賤富貴不足以累其心方立得志住死生重於貧富彼死生且不易其志貧富又何足較哉宜乎思叔有所感動奮發也

正道難行如良玉難售大器難用自然之理學者不可以其難行遂變其所守如範我馳驅而不獲詭遇而得禽豈可因範我不獲而詭遇乎然在末世則然遇湯武又何難行哉

此理須從優游涵暢中出來則意味自別卽孟子所謂自得之也

國必自伐然後人伐之秦坑儒書肆暴虐任趙高姦邪是自伐也豈楚漢所能伐哉漢親宦官害忠良是自敗也又豈曹操所能篡哉唐之敗也亦以宦官害忠良宋之敗也以小人害君子皆自伐也蓋君子退則虐政施人民怨盜賊起兵戈興國亡矣

處事之法正已爲先順理以行之人之從違不可必也不可趨時好然順理處天且不違況於人乎故行有不得皆反求諸已

格君心者須分邪正明義利辨王伯使君心曉然知王道之當行不安於伯功之小庶可與之有爲須賴左右匡

弼使君心常存敬畏方可成其德

人君心正自不肯用邪人此爲治之大本故曰一正君而國定矣

德化爲治之本政事爲治之具二者交致而風化盛矣風化盛然後鼓舞羣動薰蒸淪浹仁及一世

天下事要心去處身去行然物各付物則無事矣何謂物各付物順理處便是

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

事物上皆有理順理而行不容些子計較造作故曰行其所無事順理則智不鑿而萬事治故曰大智必有事焉

是指學而言不可有造次終食之離勿正心勿助長是亦行其所無事正與助長卽私意造作而有事矣豈順理之謂哉

世變難說聖賢多只說得箇大經大法其變易無常處亦說不盡孟子善說世變其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禹稷顏回易地則皆然觀其說一治一亂處甚好但其說不仁者不可以得天下又說匹夫而得天下德必若堯舜禹又曰天子薦之三代前是如此三代以後多不如此秦晉隋及五代多以不仁而得天下漢高帝德非舜禹亦得天下蓋時勢不同事變不一古者諸侯萬國各固

其疆守以愛養其百姓必有君臨天下之德然後能服天下之心必天下共尊然後可得至尊之位苟無其德則列國諸侯之眾非惟不服且將羣集而伐之故不仁者必不得天下匹夫雖有其德無天子之薦亦不得天下自戰國以來天下諸侯消滅將盡七國之中無有能行先王之道者俱以勢力戰伐相爲勝負至於併吞之久惟秦最强然德不足服人天下莫肯帝秦直至六國消滅已盡秦始爲帝秦又視已之德暴天下未嘗心服若更封建則尾大難掉乃立郡縣吏立守令不使世守疆土世君其民而易於制使然郡縣無諸侯封疆之固守令無諸侯世守之權又無君民死社稷之心故秦惡既盈陳涉以匹夫起兵而郡縣遂不能支四方豪傑莫不奮起秦之宗社有必滅之理匹夫固有得天下之勢矣及秦已亡天下英雄雖多然才氣識量無有過於漢高者則天下之勢固當歸漢故劉季以匹夫而爲天子厥後或以戰爭或以篡奪以不仁而得天下以匹夫而爲天子亦多雖因聖王不作亦由郡縣勢輕不足以自守也但不仁雖得天下多滅亡不久故聖人而不得君師之位自孔子始以不仁而得天下自秦始皇始以匹夫而得天下自漢高帝始

權與經本非二理權者稱錘之名能知輕重而處不失當
經是常法如兩事同至皆當依經而行或不能兼盡必
有一輕一重則當從其重者如兩事皆重則當詳審而
並處之如夫婦人倫重於告禮如告則得娶得以兩盡
是經也告不得娶則廢人倫而重父之過故不告而娶
所以從其重者而處不失當豈不是權如堯舜得子賢
以繼其位此常道也又使其宗廟享之是兩盡其道然
使不肖子居君位必至亡國是誤天下生民而宗廟亦
滅故傳位於賢則生民不失所朱均亦無後患是以傳
子爲輕君天下爲重也權所以濟經如一兩是一兩如
十兩是十兩不失分銖此正天理之精微處非聖賢不
能用後世學不及此有以苟且從俗爲權者以機變處
事爲權者故權變權術之學興於是背乎經非所以濟
經也

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只是天人一理豈有得了
民心天命不歸者天理卽在民心上後世爲政者反欲
愚其民何哉

古今說義內者惟程子說得精程子曰處物爲義又曰中
理在事義在心詳味此言義內之意自見

有理必有氣理所以爲氣氣乃理之所爲生萬物者氣理

在其中卽爲性故說著性便遺不得理與氣但所指不同指其本原所由生之理則有善而無惡故仁義禮智何嘗不善惻隱羞惡之發無往而不善矣其爲不善是物欲害之也孟子主意是如此然物欲如何又害聖賢不得眾人如何動輒便爲物欲所害是其氣質不同也故指其本然之理而言則爲仁義禮智其善可知指其稟與氣者而言則或清或濁或善或惡不能齊也或問氣何以不齊曰氣常運行交錯無一息之停所以不齊也

仁義禮智乃性之在內者是吾固有本然之善非由外鑠

惟當存養之令勿喪存養之久則天性自全本心自明古人自小學洒掃應對事親敬長周旋禮樂習爲恭敬無非存養之事程子發明一敬字於學者最有力而整齊嚴肅是敬下手處或曰整齊嚴肅是外貌上做工夫主一無適是心地上做工夫曰內外一致未有外面整齊嚴肅而心不整齊嚴肅者未有心主乎一而外貌不整齊嚴肅者但當內外交致其功如顏子之非禮勿視聽言動雖在外卽所以養其中蓋自中而應乎外外不亂則內自有主內有主則外自整齊此敬之功所以貫內外動靜分而言之則靜爲涵養動爲省察統而言之

則動與靜皆所以存吾心養吾德也

仁者本心之全德蓋心中別無他物只是此一箇生理天地萬物皆不外乎此故孟子曰仁人心也程子曰心如穀種仁則其生之性也故孔門只說爲仁便是從心上做工夫仁民愛物從此流出

孟子求放心不是捉得一箇心來存只惕然肅敬心便在此

心才私便是放不必逐物馳騖然後爲放心一放便是私不待縱情肆欲然後爲私這裏最難所以古人戰戰兢兢

朱子曰孟子說求放心煞是說得切細看又說寬了孔子只說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能如此則此心不容不存此孟子所以不及孔子愚謂中庸言戒愼恐懼程子言莊整齊肅於此用功心自無走作處惟此可補孟子之不及接孔子之教矣

孟子發夜氣之說於學者最有功蓋心也理也氣也一也心存則氣清氣清則理明理明則氣益清氣清則心愈存其要在操存省察於旦晝之間不爲物慾所汨顏子之非禮勿視聽言動孟子之集義養氣程子之居敬窮理是工夫

先立乎其大者便是中有主了

今人多惑於怪異是未嘗知性知天夫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此外俱是異端他道不必窮也

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吾心之理卽是天故程子曰言合天人已賸著二合字

人之學本於良知良能然至要養養則良知良能日長不養則日消

孟子在良知良能上體驗故曰性善荀子在情欲交動處看故曰性惡依孟子說則禮樂教化皆吾性中事依荀子說是指氣質物欲爲眞性故以禮樂教化爲僞爲也

王道只是公伯道一只是私王道一於天理之公一者誠也故其光明正大上下與天地同流而萬物各遂其性伯道假公以濟其私假者僞也費盡智計方能小補於世雖不能無功乃功業之卑者下此則姦雄小人

聖人爲政感發天下人心同歸於善如天覆地載萬物並育於其閒所以其民皞皞伯者之政是用其私意智力假仁義以收人心故其民驩虞然其所感者私而狹所爲者險而勞是以功烈之卑

孟子言善政得民財是分田制井率天下之民務農重穀以生天下之財而國家亦賴其貢賦非是重斂以得民

財又非如王安石用青苗市易以剝取民財大學言生財有大道則財恆足亦此意也

人心全是天理才違理心便不安心便愧怍

莠之亂苗紫之奪朱皆以其相似而難辨與儒道相似莫如禪學此最害道者後之學者做存心工夫不得其眞者多流於禪所謂高者入於空虛蓋天資高邁者多厭世事之汨究而樂於靜虛又好奇妙而忽卑近又力去做靜中工夫埽除物欲屏絕思慮是在內裏先做空了不覺流於禪學只緣在小學四書近思錄不曾實體驗而於窮理工夫不到故如此

理無不實心無不正謂之誠故荀子以養心莫善於誠周程識其不識誠如五穀已成果實已熟又焉用養孟子言養心莫善於寡欲無欲卽誠也心與理爲一也莠之亂苗非老於農事者不能辨異端害道惟老於聖賢者能知

論語一書堯舜氣象孟子一書三代氣象

學者要得不差須實從小學大學做上去

工夫在大學效驗則見於二南

程子言論語孟子既治則六經可不治而明矣誠哉是言也若論文字則論孟與六經文字體面自殊若論工夫

道理則六經道理不出論孟之外六經工夫作用亦不
出論孟之外所以學者貴自得也先儒以爲推類以通
之非也論孟六經之道本一何待推
所謂一本天地人物甚事不是一本孟子言知其性則知
天伏羲仰觀天俯察地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參驗錯綜
無一毫不合處依此寫奇偶卦畫而天地人物古今事
變盡在其中若非一理只此數畫如何便能該盡
一各生兩只是陰陽兩端交錯變化自然之妙老氏一生
二二生三是何道理陰陽兩端再參得甚物來作三故
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十六十
六生三十二三十二生六十四卦加一倍是邵子之數
愚以爲陰陽上各生陰陽奇偶上各生奇偶此易之理
易之理不出於陰陽諸端變化錯綜生出六十四卦若
再錯綜疊上去生得無窮卦出來然只六十四卦足以
該盡事理再疊反過乎煩故卦止六十四亦自然之理
也若天地生物只是陰陽交變錯綜生千生萬無窮無
盡又不可限以數目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
陰陽只是一箇消長陽消處即是陰生非是陽去生陰陰
消處陽即生非是陰生出陽來陰陽事物到極處便變
陽長極了便消消便變陰陰長極了亦消消便變陽亦

不是陰變成陽陽變成陰但陰變陽卽生陽變陰卽生
以卦爻言之老變而少不變老陽一變便換出陰來老
陰一變卽換出陽來凡事物吉凶治亂皆是如此名之
曰易

易者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是指作易者與用易者
言則涉乎人矣若論理則易卽道之所爲非從道也
在天曰元亨利貞在人曰仁義禮智因天人之分而異其
名其理則一也

元爲四德之首仁爲五性之長蓋天地間只有這箇生理
更有何物元爲天之生理仁爲人之生理元卽仁仁卽

元天人未嘗二也

天地人物皆正理所爲著那妄不得故易多言利貞合正
理處則事自治見事皆是正理合正理處人心自服見
人心盡是正理

張子以太和爲道體蓋太和是氣萬物所由生故曰保合
太和乃利貞所以爲是太和者道也就以太和爲道體
誤矣

忠信是進德之基便是立天下之大本

忠信是立誠處所以能進德也忠信二字最力
非禮勿言卽是修辭立誠非禮而言卽妄也非禮勿言乃

立誠也修辭是修省言辭去其非禮者乃立誠也

天地萬物一理之所爲是理處天地且不能違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敬以直內是無許多雜亂邪念故內直內直誠便存蓋人心卽有理理本直敬則可以關防外邪養本性

敬以直內是必有事焉而勿正以敬直內是正也助長也故程子曰以敬直內則反不直

敬以直內是養得仁義禮智之在內不偏不倚故曰中曰太本義以方外是達得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各得其宜故曰和曰達道直內是內裏正當非辭之干無自入矣方外是外面處置得當條理分明各有體面各有準則移易不得

天地萬物只是一箇理順之爲難故曰順以動天地如此況建侯行師乎又曰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故刑罰清而民服後世不知窮理以智力爲治所以不能大治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象傳曰下觀而化發明觀之義最切蓋在上者下之觀仰視效上既能盡觀之義在下者安有不觀仰而化乎必以盥薦爲言者人之誠敬於此爲至盥而不薦不可以詞害義盥則必薦蓋言盥而不

鷹之時在下者已信而瞻仰之以見觀感之神速故下文言神道設教也秦格無言時靡有爭篤恭而天下平無爲而治皆此義也

不能謹於始者必當悔於終過此則迷復矣能悔者猶救得一半秦穆公漢武帝是也終迷者秦政項羽是也亡無日矣

无妄誠也誠天理之實也聖人只是循其實理之自然無一毫私意造爲故出乎實理无妄之外則爲過眚循此實理无妄而行之則吉無不利不幸而災疾之來亦守此无妄之實理而不足憂卦辭爻辭皆此意學者則當

擇善而固執也

人只當守定實理實理之外不可再有妄動故曰无妄行有眚無攸利

獨立不懼遯世无悶非大過人者不能也此時當如此

損上益下日益損下益上日損周禮泉府買貨之滯於民者欲有益於民也王安石行市易法青苗錢是欲益上損下也故周公行益道安石行損道

天下只是箇公與私義與利而所爲所成迥別天地革而四時成與湯武革命皆是至公義所當革如春革冬非春要革冬乃天地之氣自然而然夏革春秋革夏皆然

如湯革夏命武革殷命皆是理勢之自然非有心於得
天下若有心謀天下便是私而不義湯武只是存天理
以治國愛民及德盛民歸自不容已而桀紂之惡日甚
天下之民皆引領望之救己戴之爲君湯武亦不得徇
私逆理違天拂民而不救也桀紂失君道天命已去湯
武盡君道不得不奉天命以伐之既誅桀紂則天下之
人固不肯舍湯武而別求君湯武亦不當舍天下而不
爲君此如四時之革理勢氣數之自然非有心於革也
如秦革周漢革秦唐革隋皆有心謀奪其位非天命所
當然或曰周秦隋皆天命已絕何謂不當革曰周秦隋
天命雖絕而高祖太宗亦以私意取之非理勢自然之
革況始皇之暴乎必如天地四時之無私乃革道之至
也或謂武王伐紂既無心謀天下當擇商之賢子孫如
微子箕子者而立爲天子自居諸侯之位豈不可乎曰
此亦私也夫天下者天下之天下商豈得而專有之若
使一家可以專有之則肆淫虐而無害也以理論之當
以首出庶物者爲君次者爲臣下者爲民君所以總理
民物臣所以分任庶職民則受治而安生若肆暴虐則
君道失臣民無主自當歸於有德況周之德盛民歸又
伐暴救民天下之人豈肯釋周故孔子以天理四時之

革同乎湯武之革一循乎理無一毫人欲之私也

人性本善循理而行本不難非但自己不難施之於人亦順而治此乾坤簡易之理

吉凶者得失之象也凡天下之事得其理則吉失其理則凶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然雖否困蹇剝之時苟處之有道在我亦有吉亨之理如六爻中正者未嘗不吉不中正者未嘗不凶

吉凶禍福不在此理之外故易可以知吉凶

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此說得人鬼死生最明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此聖人做天底事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天之作用又與聖人不同

晝夜者死生之道也晝是息夜是消晝是伸夜是屈晝是始夜是終不是將消者再來做息屈者再來作伸晝則必夜夜則必晝是自然之理昨日晝夜自是昨日底晝夜今日晝夜自是今日底晝夜不是將昨日晝夜來作今日晝夜是昨日晝夜盡了今日晝夜再生造化不窮

往者過來者續舊者滅新者生自然而然死生便是此理精氣爲物物便生是聚也始也游魂爲變物便死是散也終也造化自能聚散自能始終豈將既往之聚散來作新來之始終作新來之始終如

寒來暑往是寒極必暑暑極必寒亦不是將去年寒暑來作今年新生底寒暑故歸根返元死生輪迴之說是不識造化也

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成之者性繼那天道便是善成那箸便是性以此知性善無疑性惡者蔽於氣也氣從何出亦理之所爲故程子又曰善惡皆天理但人自不可流於惡又曰不是善惡在性中相對而生既曰不可流於惡不是在性中相對而生則元初只是善也

朱子曰易有交易變易之義交易者陰陽之相感變易者陰陽之相推相感者固相生相推者亦相生故生生之事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天之作用又與聖人不同

晝夜者死生之道也晝是息夜是消晝是伸夜是屈晝是始夜是終不是將消者再來做息屈者再來作伸晝則必夜夜則必晝是自然之理昨日晝夜自是昨日底晝夜今日晝夜自是今日底晝夜不是將昨日晝夜來作今日晝夜是昨日晝夜盡了今日晝夜再生造化不窮往者過來者續舊者滅新者生自然而然死生便是此理精氣爲物物便生是聚也始也游魂爲變物便死是散也終也造化自能聚散自能始終豈將既往之聚散來作新來之始終如

寒來暑往是寒極必暑暑極必寒亦不是將去年寒暑來作今年寒暑是今年新生底寒暑故歸根返元死生輪迴之說是不識造化也

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成之者性繼那天道便是善成那善便是性以此知性善無疑性惡者蔽於氣也氣從何出亦理之所為故程子又曰善惡皆天理但人自不可流於惡又曰不是善惡在性中相對而生既曰不可流於惡不是在性中相對而生則元初只是善也

朱子曰易有交易變易之義交易者陰陽之相感變易者陰陽之相生相推相感者固相生相推者亦相生故生生之謂易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只是敬也敬則扶得道理在善則千里之外應之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此可見感應之理如日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鉄鉞篤恭而天下平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虛中無我有感必通誠能動物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此明感化之機不動聲氣蓋在無聲無臭處其原是一本此無為而天下治其要在謹獨

退藏於密只是其心湛然無事而衆理具在也

易曰齋戒以神明其德程子主一無適是齋子思戒愼恐懼是戒合而言之敬也

天下之理雖萬殊而實一本皆具於心故感而遂通若原不曾具得此理如何通得

一闔一闢謂之變雖變亦是常理故曰中庸

太極理也道理最大無以復加故曰太極凡事到理上便是極了再改移不得太是尊大之意極是至當無以加也

太極者理也陰陽者氣也動靜者理氣之妙運也

有是理必有是氣故有太極便生兩儀有是氣必具是理故兩儀既判太極卽具於其中故曰一物一太極及曰萬物共一太極

理是氣之主氣是理之具二者原不相離故曰二之則不是

一各生兩一物中便有兩儀是易中自然之數畫卦者因之若天地生物無非兩之所爲所生之物其數不拘於此細縕交錯多寡不齊也

朱子謂易爲卜筮而作恐不然易是摹寫天地閒變化河出圖聖人則之是則其陰陽奇耦之數河圖亦因卜筮

而出乎伏羲仰觀天文俯察地理遠取諸物近取諸身參驗得無不是此箇道理故畫出卦畫以示人既畫之後則陰陽消長吉凶悔吝無不在其中故因用之以筮占吉凶

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陰陽形而下之器也陰陽之理道也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人之動作威儀形而下者也其理則形而上者聖人制而行之謂之禮施之天下謂之法習矣而不察行之而不著是不能由器以察理故曰終身由之不知其道

生物須要陰陽交感乃生或以氣交或以形交天地氤氳萬物化醇醇是氣交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是形交血氣盛則生子子長則父母衰此卽易也變易之太者

古人以陽爲善陰爲惡陽爲君子陰爲小人此以類而言也若論一陰一陽之謂道豈可以陰爲惡以類而言則陽剛健陰柔弱陽清明陰濁暗非善惡而何

程子言善惡皆天理非言有不善之天理言善惡皆天理中出來的是理處便是善非理處便是惡蓋太極流行便有動靜陰陽是非邪正亦是理之自然不能無者非言惡者亦可名爲天理也

扶陽抑陰雖聖人之用意實天理之當然蓋聖人之意卽

天理所在非如人之私意
聖人只是盡其道感化之妙自然而然聖人固欲人之感化亦未嘗有心也故曰同歸殊塗一致百慮只虛中無我而已
易之道廣大悉備程子以事理明之朱子又多以象占推之皆可蓋一陰一陽之謂道其交錯變化高下清濁偏正美惡無所不有故六十四卦中象占無不備事理無不該既不可專拘於象占也然事理亦不可專拘於象占也然事理又切世用
立天之道曰陰與陽陰陽氣也理在其中立地之道曰柔與剛柔質也因氣以成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義理也具於氣質之內三者分殊而理一
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人不仁義則人道絕矣今人處事不存天理只用智計便虧卻人道
一物之中便有兩儀陽中有陰陽陰中亦有陰陽如天水屬陽又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地本屬陰又曰立地之道曰柔與剛豈不是一各含兩之義如邵子加一倍法是易數之本五行雖是五除了土作沖氣又只成四箇四箇又只成兩箇陰陽水是太陰火是太陽木是少陽金是少陰沖氣是陰陽會處會則和矣故土居中天下

無一物無陰陽火雖屬陽亦有陽火陰火丙丁是也水雖屬陰亦有陽水陰水壬癸是也餘皆然以動靜言之動屬陽靜屬陰以始終言之始爲陽終爲陰以先後言之先爲陽後爲陰以方所言之東爲陽西爲陰以屈伸言之屈爲陰伸爲陽大而開闢小而呼吸程子言無無對者相對處便是陰陽只有太極無對太極含得有動靜之理在內中自有對也凡事前一截屬陽後一截屬陰凡物頭屬陽尾屬陰上屬陽下屬陰左屬陽右屬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程張所論不同朱子於或問論之詳矣然亦是各據自己分上說程子得之易故其言快張子得之難故其言由經歷次序上說

名卦之義與卦之象辭本難曉然孔子彖傳說得已自分明善讀者沈潛玩味則卦義卦辭皆可得矣

程子易傳多主事理朱子本義多主象占然有是事則有是理有是理則有是象有是占亦非有二也若專主本義則似乎太拘必讀程傳方發明得盡

以易爲卜筮之書固不足以盡易以爲非卜筮之書亦不可蓋易是精微之書造化人事無不在內故以之卜筮則無悔吝蓋文明始開卽生伏羲文字未立先畫卦爻故此書雖聖人所作實則天開觀

龍馬負圖可見伏羲仰觀俯察遠取近取圖中奇偶與天地閒造化事物無不契合乃畫八卦因而重之是以盡天下古今之變以之卜筮足以知吉凶蓋卜筮事變只一理相通而應無異術故聖人用之卜筮爲多孔子發明之後天理人事顯然爲學本末廢興存亡進退出處莫不詳盡自程子作傳多歸於人事而天道著明易道至此無餘蘊矣

天下之變無窮惟易可以盡之蓋易陰陽奇偶變易無窮若天地之闔闢氣運之盛衰日月之更迭寒暑之往來陰陽之消長人物之死生國家之興亡世道之古今其消息盈虛升降屈伸吉凶消長進退存亡幽明終始善惡邪正皆是此理雖萬變無窮易足以盡之蓋易自造化中寫出來故也其餘諸經或因時制作隨時記錄天理人事無不詳盡所以垂世立教無不精切但天下古今之變惟易能盡也

本義多本象傳

讀易者當先觀象辭象傳次讀程朱傳義以發明之爻亦然程傳又有發明到象傳爻象外意者學者所當體也

文王在羑里演易周公又繫爻辭是欲以此盡天下古今之變以爲專爲卜筮恐不可

卦之六爻以中正爲善又必有正應方可有爲蓋中正則才德不偏有正應則君臣相遇誠意相孚方可以成天下之治

康節言畫前有易此說最精未畫卦之前卦之理已有但非聖人寫不出來禮樂亦然制禮作樂雖出於聖人未制作之前禮樂之理已具特假聖人之手以成如日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皆此意也　刪後無詩卻說不定如有聖王者作其詩固在也

觀堯典見得聖人作事只是公天下之心無一毫私意

今人有過去思慮以爲心不放者有常拘制看住心在這裏以爲存者皆非聖賢存心之法所以流於異學聖賢只說戒愼恐懼則心自存何嘗看住此心不許他走只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何嘗過絕思慮以求不雜主一只是常要整肅非是尋得箇物事來照管不失堯曰欽明只欲則本心自明亦不是要見得此心光明如一物在此儒釋之分正在此處宜深察明辨也

聖人之道大行薰蒸漸染得人皆去爲善所謂黎民於變時雍是也

君相之職最難者是知人四凶在堯時堯照見他心術毫

髮不隱如共工則曰靜言庸違象共滔天於鯀則曰咈
哉方命圮族但當時辨禹稷契等未出鯀之才高可用
故只得用之曰往欽哉戒之甚切馭之甚嚴然亦用之
治外事而已不使之預朝政也非聖人不能如此處置
非聖人照臨在上亦用四凶不得如荀彧不識曹操孔
明誤信馬謖溫公不知郭恕劉元城不知程子定夫胡
文定不知秦檜皆是大本有欠燭理不明故也是以君
子大居敬而貴窮理
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此舜爲治手段後世所當法也然
揆揚賢才而用之則四門闢矣得賢明忠直之士而寄
以耳目廣詢博訪以來直言極諫則四聰達四目明矣
金人不以布帛換金銀是他有見
皇極訓大中雖不甚害理終不親切惟朱子訓皇爲君訓
極爲至極之義標準之名然後見人君以一身爲天下
法王道根本在於此此義至精主切得箕子之旨矣
古人做工夫極切實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
睿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
敬是箇扶持身心的物事怠惰是箇喪敗身心的物事故
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
聖人在上氣勢大風化盛人之善心自長惡心自消觀二

南之詩可見

詩之所以能興起人心之善者以人情事理所在又有音韻以便人之歌詠吟哦吟詠之久人之心自然歡動和暢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者以其能生吾戒懼之心也戒懼則德成惰慢則德喪

浮議雖不足惜亦可以恐懼修省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也

冬之夜夏之日百歲之後歸于其室此人之至情上之人讀是詩亦可知自省矣

作事雖要人才然人才一半是天生出來一半是聖人作興出來如伊傅周召是天生出來如日豈弟君子遐不作人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是聖人在位作興出來

雝雝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斁亦保此聖人之敬也

詩曰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將見得聖人爲國爲民之心至誠眞切無一毫自利之心故六軍之士感戴誠服而心化非但勞而不怨又以周公爲哀己而爲之感謝之無已也

有太極便有陰陽有陰陽便有天地有天地便有人物有人物便有性情有性情則形於言語詠歌自不容已此

詩之所以作也詩既作又足以正性情辨得失興教化感人心動天地格鬼神此詩之本末功用也

詩之善者讀之此心有所感發興起詩之不善者讀之此心有所懲創蓋惡此方謂之善讀詩

治世之詩言其君上憫恤之情亂世之詩錄其室家怨思之苦范氏此說甚好

元年春王正月此六字聖人書法是如此或孔子所書或舊史所書皆可王字必聖人所加元年者魯君之首年不稱首年初年一年始年而稱元年者元有大始之義古有元祀元日則古人已是如此稱只是一箇理當理處便是聖人書法春王正月程傳備矣

春秋之時王道絕矣聖人作經以明王道王道即天理也因亂世之事裁以天理如當時諸侯不王必書王正月以正之周王不天必書天王以正之此皆立萬世之法不但爲當世而作也

春秋不與五霸者是他心術不正事事把私心去做那些仁義是假底或曰齊桓晉文若以眞心去行仁義春秋亦與之乎曰他若以眞心行仁義即王道也春秋不必作矣他本無明理正心之學故謂之假仁曰設使聖人爲之如何曰聖心正已而物格尊王室正侯度明理義

興教化

盟以結信先王雖不禁畢竟是忠信不足乃如此然必行會同之禮以釋疑崇信猶是去私就公尚可也春秋之時則要質鬼神以行其私又且動輒插盟是屢盟長亂非但人情衰薄又褻慢鬼神故春秋書之以示貶則信義重而王化成矣

祭伯來當從程傳當時諸侯不朝王祭伯為王卿士若輔王修德行政誰敢不庭顧乃自甘衰替下朝諸侯書曰祭伯來苟且無聊甚矣王與祭伯俱失道也

程子言諸侯不可越國迎婦止當親迎於館是或一道禮不會載天子諸侯婚禮無可考孟子亦曰諸侯之禮未嘗學詩曰韓侯迎止于蹶之里似諸侯越國親迎也故文定引以為證

平者釋其恤昔怨仇之意聖人非不欲其釋怨欲其結仇也但春秋之時諸侯釋舊憾輸新好皆是私意屑屑非公平正大之體其怨也乃私怨其釋也乃私釋其於處己睦鄰皆失其道若一循天理則於人又何怨仇之有不得已而有之亦怨所當怨不待平而吾心未嘗不泰然矣此春秋之意也

春秋以正大天理觀之則見王道不行當時諸侯皆是營

營於私意或當爲而不爲或不當爲而爲之或昏弱而
不振或恃強以爲暴或怠惰而不知修省或僭逆而無
狀聖人之意蓋欲一歸天理之正而後已其於天地生
物之心保民救時之意生殺與奪之權隱然見於書法
之中實爲百王經世之大法或者乃欲計區區霸業之
盛衰又以姓名日月爵號爲誅賞其穿鑿瑣碎甚矣
春秋凡書弒者其罪必誅而不赦也其被弒者昏惑不君
可知矣書殺賊者幸其能討賊也不書者罪當國臣子
不能討賊也而不書弒者不忍言也不忍言則惡極當
誅可見矣此聖人言外意也不地所以著其實之不可
揜也賊不討不書葬者罪臣子無爲也賊在則喪禮廢
而不成葬矣此法明則忠孝全人道立
紀侯大去其國以非齊之罪恐非伊川之言紀侯微弱不
能守國固不爲無罪然比之昏暴以致滅亡者有閒非
逼於强暴必不去也則齊襄之惡著矣
春秋以受伐受戰者爲主故書及以責之夫國必自伐而
后人伐之是既失爲國之道矣今又不能持重自守固
國保民明辨曲直以卻敵人之師乃僥倖一勝而遽與
之戰非已亂之道也幸而一勝則結怨生亂不幸而敗

讀春秋使人自然戒懼不敢萌一毫私意

讀春秋便見得君是君臣是臣父是父子是子長是長幼是幼夫婦朋友截然分明而各止其所其於天道人事分殊理一無不明備此聖人手段

春秋天理之準的使孔子得行其道必參酌百王之法大備典制爲萬世準則道既不行故寓二百四十二年行事於魯史中乃天理之準的也

春秋乃孔子之行事因當世之事一處置從天理上去堯舜三代之道具見於此其斟酌權衡以定百王之法先儒傳註多穿鑿瑣細惟孟子程子得其本原大意朱子謂以形而下者說那形而上者去蓋孟子程子朱子之學具聖人之全體故深得聖人作用默契聖人心事非若諸儒但推測億度也

古今說春秋者惟孟子程子精切深得聖人作經之意蓋其學鄰於聖人故能得聖人心事其曰春秋天子之事日春秋經世之大法古今作傳者亦惟程子第一胡傳雖祖程子不及程子簡當發明有力故春秋當以程傳爲主以胡傳及諸儒之說以輔翼之則聖人正大精微之意不中不遠矣

春秋即人事以明天理用天理以處人事

非胷中有王道不能註春秋下此皆杜撰臆度也

左氏傳博洽記載當時行事及言論煞有是處其陋處好以成敗禍福論人

作春秋傳者不少惟程子傳發明得到胡文定既學於謝顯道不應不取程子傳而自作傳雖有祖程子者不當不表程子而以爲己說也

胡氏春秋傳多穿鑿只得他議論發越然緊要道理亦不發到

記曰君子莊敬日强安肆日偷學者腳步正在此立程子曰毋不敬可以對越上帝

四書六經之理意皆相貫通先聖後聖其揆一也分讀其書不實究其理徒誦其文義則四書六經文字名是一般體面千頭萬緒雖皓首亦無如之何矣惟察其理而實體之於身則體用一貫又何難哉程子所謂論孟既治六經可不治而明誠哉言也

四書六經之言廣大浩博精密後世無人理會得至程朱方理會得今因程朱之書以理會四書六經如指諸掌只是人不立志不反之於身所以無奈何

三皇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既言大道孔子不當刪去孔氏言懼覽者之不一既言大道豈有不一乎程子言

後人稱述當時失其義理者既失義理周公必不令外史掌之蔡氏謂簡編脫落不可通曉亦不應盡脫落雖或脫落存其明白者亦無害竊意三皇之時風氣初開大中至正之道未盡明或過於渾淪或過於樸素簡靜非後世所宜者周公之時禮樂政教方極明備存之無害後世爲害必矣孔子欲爲萬世立法故去之程子爲上古雖有文字制立法度爲治有迹自堯舜始斯言得之

同治五年夏四月福州正誼書局重校開雕

胡敬齋先生居業卷之八終

侯官楊　浚雪滄總校
侯官陳鴻波秋帆覆校
侯官陳　鏘幼吉分校
侯官何壽康淑齋分校